

陈洁如

是蒋介石夫人吗

谢起章 著



出發 (192



中国文史出版社

陈洁如是蒋介石夫人吗

谢起章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洁如是蒋介石夫人吗? / 谢起章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4

ISBN 7 - 5034 - 0846 - 4

I. 陈… II. 谢… III. ①蒋介石 - 生平事迹 ②陈洁如 - 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89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

装 订: 富利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75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17000 册 插页: 2

版 次: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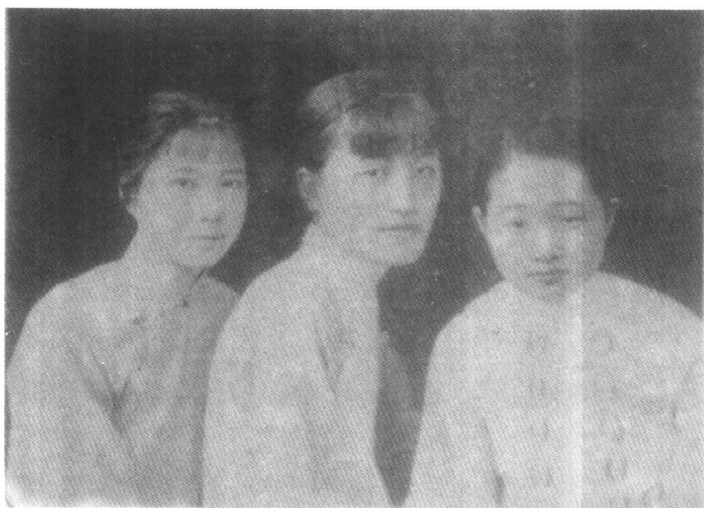
蒋介石与陈洁如合影



陈洁如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夫人芳妮合影
(1925年摄于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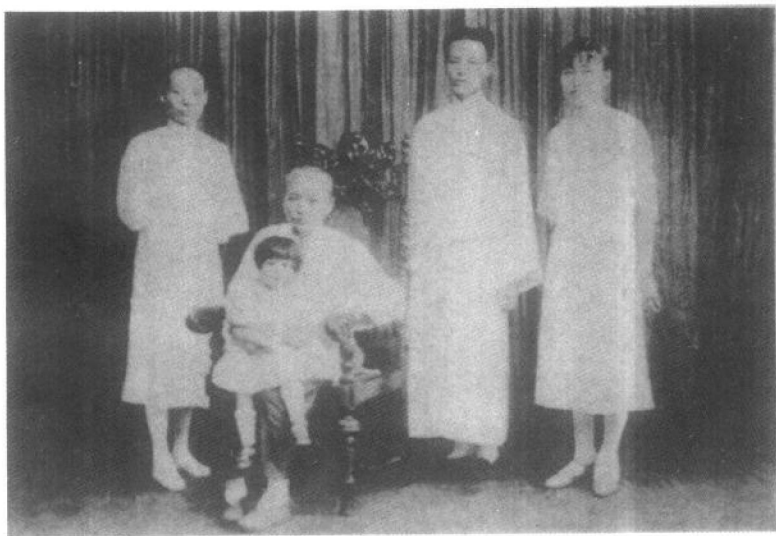
陈洁如照。摄于广州，
寄赠时在上海的母亲。



陈洁如(中)
与张静江夫人
朱逸民及其女
儿合影



1926年7月，北伐军出发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与送行者合影。由右至左：白崇禧、雷铸寰、李济深、宋子文、李福林、吴稚晖、谭延闿、蒋纬国（幼童）、蒋介石、张静江（前坐者）、加伦将军、陈洁如、何香凝、鲍罗廷夫人、顾孟馥、鲍罗廷。



1927年8月，陈洁如赴美国前夕，与母亲、姐姐、弟弟在上海照相馆中留影。陈母怀中之女孩为蒋介石与陈洁如在广州领养之女儿蒋瑶光。



摄于“中国国民党檀香山忠实同志欢迎蒋夫人大会”（前排戴花环者为陈洁如）



陈洁如在美国时的艺术照

前 言

1992年1月，台北《传记文学》杂志和《新新闻周刊》杂志，分别连续译载被台湾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封存了长达近四十年的《陈洁如回忆录》的节译本。随后，传记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和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又相继出版了回忆录的全译本和节译本。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的编者在刊载译文时，关于《陈洁如回忆录》与“提供者”及译者作了如下说明：

去年(指1991年——笔者)11月上旬编者接到一封来自南半球的长函，信末仅署“提供者”三个字，无姓名、无电话、无地址……。

信中说他手上有一部从未发表过的“蒋介石夫人回忆录英文原稿，从一九五几年保存到现在，从未敢有过交出发表的念头。”“但人寿几何？我已将它照像影洗三全份，分交英国和美国某大学及南半球某大学图书馆‘特藏室’密存，原稿仍在我的手上。”又说：“我最近考虑再三，与其日后由所谓中国通的洋人乱译乱写，不如由中国人自己来处理为是。”……

……

“提供者”说《陈洁如回忆录》是改变民国历史的书，“是纠正现在流行的伪说、伪史”的一部真史……。

……

“提供者”强调说《陈洁如回忆录》是一部“改变民国历史的书”，并不是单单叙述蒋(介石)陈(洁如)婚姻的关系，而是这本书上写了北伐前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当

时并不叫国民政府)在广州的五年,罕为人知的政治演变与政治斗争,重要者如“孙(中山)蒋关系”,孙蒋常起冲突,并不是后来见遗像即行礼所表现的“愚忠”。其他如蒋廖(仲恺)的关系、蒋胡(汉民)关系、蒋汪(精卫)关系、蒋陈(炯明)关系,以及最不为人知的是蒋与“俄国太上皇”鲍罗廷关系等,与现在史家的说法都不一样。

《陈洁如回忆录》出土后,的确在各方面的渲染下,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不仅在台湾、香港,以至海外华人及学者中广为流传,引起广泛反响,而且大陆不少出版社争相出版,大量印刷,读者也纷纷购买和传阅,大有不读甚以为憾之势。尤为甚者,个别学者也不加分析和鉴别,大加吹捧,如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在《陈洁如回忆录》代序中说:“它蕴藏着很多外界不知的第一手史料”,“是一宗货真价实的历史文献”,“它能替宏观历史提供微观史料的佐证”。严如平先生在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陈洁如回忆录》所写的“代序”,即《她诉说了一出爱情悲剧——对〈陈洁如回忆录〉的一点评述》中亦称:“这本回忆录所记叙的蒋介石种种言行,尤其是他们的夫妻生活的前前后后,有很大的可信性。”在该书出版后,国内出版的有关蒋介石和陈洁如那段婚姻关系的一些著述,大都将《回忆录》叙述的一些内容当作“第一手史料”,未辨真伪而大加引用。

几十年来,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和香港的学术界,甚至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二十年代的历史事件及人物,有着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海峡两岸大量档案史料的公布,更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史料。因此,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关系,基本上是清楚的,有着符合历史的记述。这是不可否认的。

笔者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几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虽不敢自诩对所有历史事件及人物关系知之详尽,特别是蒋陈婚姻中的卿卿我我,那是外人无法知晓的;但也自认对一

些重大事件及人物关系的了解与认识是清楚的和正确的。历史学界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岂能因陈洁如、一个当年还是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的回忆而被彻底否定?

历史就是历史,绝不是可以任人揉捏的胶泥。历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如实地揭露与阐述历史,从历史的演进中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与吸收历史的经验与教益,从而为推动历史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笔者正是抱着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认定必须对《陈洁如回忆录》作出历史性的回答,去伪存真,以正视听。但是,由于忙于教学,心有余而力不足,一直深以为憾。直至1996年秋,笔者方得有机会到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一年的学术访问,于是带着对回忆录的许多疑问,在查阅大量国内外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回忆录所述的主要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关系,进行了仔细地考辨与研究,作出了应有的评价,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笔者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蔡德金、中国文史出版社社长张文惠等的具体指导、大力支持和鼎力相助。他们为了本书的出版,从写作提纲的拟定到全书初稿的修改,都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耗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曾业英、江绍贞等几位研究员,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湘潭大学和校科研处有关领导,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许多鼓励和帮助。北京生生不息文化咨询公司总经理秦千里、湘潭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彭明哲也为本书的出版予以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祈同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作 者

1997年1月

目 录

前 言	(1)
引 子	(1)
第一章 求婚故事 扑朔迷离	(21)
蒋陈相爱始何时	(21)
蒋穿孝服究为谁	(23)
见证之人未在场	(25)
千遍寻址太离谱	(27)
首封情书疑作伪	(28)
“月下老人”何扯白	(30)
“苏州乐园”无姚氏	(36)
是否处女难说清	(40)
第二章 结婚典礼 新郎缺席	(43)
婚典新郎人何在	(43)
结婚证书成谜团	(48)
婚礼何故甚冷落	(50)
“新婚之夜”在何日	(53)
“三个心愿”皆疑点	(56)
第三章 蜜月旅行 子虚乌有	(59)
梦回溪口度蜜月	(59)
毛陈对话情不真	(61)
鬼知新媳上新坟	(66)
幻游雪窦谎说景	(70)

人各一方何同游	(76)
戒酒岂为赎前愆	(84)
第四章 婚后认子 杜撰亲情	(86)
毛氏托子系杜撰	(86)
新妈认子子安在	(92)
见面红包何其灵	(95)
纬国何时到溪口	(97)
蒋收纬国于何年	(105)
第五章 封封家书 时空错位	(115)
介石第一封来信	(116)
介石第二封来信	(119)
介石第三封来信	(121)
介石第四封来信	(126)
介石第五封来信	(130)
第六章 夫唱妇随 如游幻境	(134)
“新婚”赴桂只介石	(134)
共赴粤难无洁如	(143)
鱼雁不断非共处	(150)
侍蒋黄埔缺此冬	(152)
“一次东征”陈未随	(159)
慰劳伤患纯虚构	(163)
“九江相会”渺无踪	(166)
牯岭偕游假话多	(168)
第七章 内助之功 疑窦丛生	(172)
不明情况提“建议”	(172)
“三·二〇事件”自揽功	(180)

	无由救命岂有恩·····	(191)
	经国留苏非陈功·····	(199)
第八章	史事回忆 荒腔走板·····	(205)
	蒋“抢帽子”时错位·····	(205)
	拥护“联俄”何疑俄·····	(211)
	何故回师驱杨刘·····	(214)
	广州政变属胡编·····	(218)
	逼许下野为那般·····	(221)
	岂为抗命遭毙命·····	(227)
	“西山会议”未反蒋·····	(229)
	“惊人行动”太惊人·····	(232)
	“蓝衣队”与“蓝衣社”·····	(236)
第九章	坊间野史 难以凭信·····	(240)
	“郑三发子”非介石·····	(240)
	蒋宋联姻多因素·····	(259)
第十章	拨云撩雾 庐山露相·····	(275)
	真伪杂陈之自传·····	(275)
	实乃蒋之小夫人·····	(283)
	叙述失真究何因·····	(293)
	“历史黑匣”终曝光·····	(299)

引 子

1971年1月27日(农历辛亥年正月初一),正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最盛大、最隆重、最欢乐的传统节日——春节。这天,在中国南端的一个大都市——香港,天空中彤云密布,飘落着稀疏的小雨雪,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喜迎新春。无论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还是矮小拥挤的贫民窝窟,值此一年复始、万象更新之际,大街小巷,男女老幼,和乐融融。

然而,就在这万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日子里,一位住在铜锣湾百德新街的老太太,却是“伊人独憔悴”。她是谁?她就是昔日曾经做过“蒋总司令夫人”的陈洁如。这位老太太少女时期曾经荣华过一时,风光了一段。但是,好景不常,几年之后便被蒋所抛弃,并以赴美“求学”为名,把她放逐到异国他乡。晚年流落香港,隐姓埋名,孤苦伶仃。值此新年之际,她想起自己作为一个沦落异乡的弱女子,在茫茫尘世中,孑然一身,病魔缠体。抚今追昔,瞻望前程,不觉黯然神丧,愁肠寸断!但纵有满腔愁苦,如今又向谁人诉说?又有谁能分担自己的苦痛?真是“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正在这时,陈洁如突然感到头昏眼花,心痛如绞,一下子跌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了。就这样,她在孤苦中度罢了艰难岁月,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间。^①只有窗外滴落的雨点和纷飞的雪片,似乎在为这位孤独死去的不幸老妇流下几颗同情的泪珠,抛撒几片祭奠的白花。

关于陈洁如逝世的具体日期,由于她临终时无人在场,故不得而知,大约在她逝世后的第二天(即正月初二),才被前来拜年的黄

^① 有说是逝世于1971年2月21日。沈涯夫原作:《陆久之谈岳母陈洁如》,台湾《传记文学》,第60卷第4期。

绵龄、管国华夫妇所发现。下面是黄先生关于陈洁如逝世日期的一段回忆：

陈洁如正确死亡日期，我肯定绝无人知，因为她的尸体是我与国华前去拜年才发现的，那是1971年农历初一（或年初二，但成分不大）。早晨我与国华到铜锣湾一长辈家拜年，回程适经陈洁如家，顺道登楼，在陈府门前按铃，听到门里铃响，但久久无人接应，当时即已引起国华和我的疑虑，因为时间尚早，附近饮食及商店都未开门，何况新年期间，香港店铺多休业初一至初五，陈又没有到公园散步的习惯。急忙中，国华比我灵活，她走到左右邻居叫门，出来应门的人，国华先派新年“利是”（粤语红包），然后再问陈老太最近情况，最近何时见到她？现在无人应门会否发生意外？结果还是不得要领，于是我们先赶回家，并立即打电话给两个国华的复旦同学，一为周安琪（宣琳），一为王静凯。周安琪与陈洁如在上海领养的女儿陈瑶光有旧，并有陈瑶光的上海住址，经过电话研究，大家都感到情势不妙，因陈洁如太胖，上楼梯或多走几步路就会气喘，是否血压高或有哮喘病则不详知。当时我与国华用电话找周与王，总无结果，于是相约我去找那时仍住在九龙的周安琪，研究如何找陈瑶光来港办理养母陈洁如后事，并领取遗产。国华则找王静凯，再找锁匙匠，三人会同开启陈的住宅大门，入内一看究竟。事后国华告诉我，他们打开大门进入房内，即见陈洁如横卧地下，已死去多时，究竟何时弃世？无从得知，除非报警，验尸官前来；但又有谁会如此主张，因一经报警，必要身份与证明，那么，次日很可能连同与蒋老总统结婚照片一齐见报，殊无必要也。^①

① 卜少夫：《传媒炒热了陈洁如的故事》，台湾《传记文学》，第60卷第3期。

由于陈洁如死得很突然，故她临终前并未留下遗嘱。据她的女婿陆久之说，在她岳母死前曾给蒋介石写过一封“遗书”，“遗书”中说：“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① 这封“遗书”因未公之于世，亦无其他旁证，虽然难于定论，但根据陈洁如的身世来判断，其内容大体上是可信的。陈洁如自1927年下半年被蒋介石抛弃后，在张静江的两个女儿（张蕊英、张菁英）的陪护下，于1927年8月19日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离开上海，远涉重洋，去美国求学。因遭受被遗弃的刺激，从此她誓不再嫁，而专心于学业，以期学成后回国自立。她旅美五年，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苦修英文，学习养蜂和园艺。1932年，陈洁如学成回国，定居上海，在法租界与其母亲、弟弟（陈瑞彬）和养女陈瑶光生活在一起，长期蛰居上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于11月13日沦于日本之手，租界成为孤岛。陈洁如住在法租界巴黎新村（今重庆南路169弄8号），深居简出。1941年12月中旬，有一天她与弟媳庞定贞同去南京路惠罗公司购物，凑巧与陈璧君（汪精卫之妻）、褚民谊（汪伪政府外交部长）在电梯中偶然相遇。陈洁如与蒋介石在广州居住时，曾与陈璧君相识。陈璧君遇见陈洁如后企图诱使她出任汪伪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副主任。但陈洁如不为所动，婉言拒绝。为摆脱陈璧君的纠缠，她决定只身潜逃，于1942年春辗转到达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洁如重返上海，继续过着隐居生活。^②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女婿陆久之（中共党员）影响下，陈继续留在上海，未去台湾。全国解放后，她被推选为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底，陈洁如鉴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紧张，乃请求移居香港。经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于次年春只身赴港。陈洁如抵港后，孤苦度日，且守口如瓶，直至1971年1

① 沈涯夫原作：《陆久之谈岳母陈洁如》，同前引书。

② 颜平：《轰动雾都重庆的〈陈小姐〉之谜》，台湾《传记文学》，第61卷第4期。

月去世，仍很少为人所知。

有人说，1962年蒋介石得知陈洁如抵港后，还通过戴季陶之子戴安国秘密地转给陈洁如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曩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①如果这封信属实的话，“曩昔”陈洁如与蒋介石“风雨同舟”倒是不假；至于蒋介石对陈洁如“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倒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从陈洁如在留美期间致好友朱逸民（张静江的续弦夫人）的几封函件^②的有关内容，就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928年10月24日^③ 陈致朱逸民的信中说：

……每年的年费尚未寄来，你想岂有此理吗？未知他（蒋介石——作者注）心中如何想头，或者不愿意给我了，亦可以来信告诉我的，不要使我在外面为难才是呢。

……

1928年12月3日陈致朱逸民的信中说：

……在举目无亲的环境内，介石是否要我到死的地步。要他每月增加些月费，他亦不理，死死活活亦要给我一个回音，自己不愿意写信与我，亦可以的，只要通知我一听（声）就完了。……

1929年2月17日陈致朱逸民的信中说：

……可恨介石，要他的钱，总是半吞半吐的，不来照你的意思的，你想可恶吗？要他给我三百元美金一月，他音信不通，好当我已死在外面了。并且汇来的钱也迟了两个月，他是不要紧，但是我不能无钱住屋的。并且我又无一个亲人及朋友，你想我这生活如何能维持下去，他真要想迫死我唉。

① 陈忠人：《我的外婆陈洁如》（重刊），载台湾《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

② 此处为收函时间。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陈洁如旅美期间致朱逸民函件摘录》（1927年～1931年），载《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